

旅途发现

## 再见红岩岭

□胡家胜

十余年前，来过一次红岩岭。出庸城，往东，上高速，进入慈利，就到了阳和。那时候，这个地方叫高岭，又叫夹沟，可能是两个相对地名的称呼。也是秋天，因此，写了一篇文章叫《高岭秋语》，组织者是张家界日报社的朋友，后来发表在《张家界日报》上。自然，那是一篇速朽的文字，唯一不朽的是时光。石头也会朽，连同那些刻在石头上的文字。果然，再没有看到XX到此一游。

还是这一脉绵延逶迤的红石岭，只不过有了正式的称呼，红岩岭；也知道这片红色的大地有个很别致的名称，丹霞地貌；这些红色的石头，叫丹霞石。那时候，这里还是原始的村庄，刚收割的田野，稻茬还在，有很多柚桔树，还有柿子，到了该熟的时候，随便可以摘食，村民见了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也不说你，以为到了世外桃源。中午吃饭，在一户农家里吃腊肉，二指厚的肥膘，放干椒炒得油乎乎香喷喷，竟然吃了五块，还有许多下饭的干椒。这种过了油火的干椒，开胃，却并不辣。至于土罐炖出来的土鸡，那味道自不必说了，土家人不讲客气话，怕落个不好的名声，遇上了一个吃货，什么都叫逮。逮了一碗酒，脸色就像红岩岭，分不清东南西北了。

红岩岭不算高大，徒手完全可以攀登，即使当面绝壁，仰望岩崖，背后和侧面总有一条可以爬上去的路。红岩岭大多浑圆，那些流行线勾出的轮廓，有点像丰满的女人，岭与岭之间有幽深宁静的峡

谷。峡谷里有稻田，田埂弯弯，一头连着一头，一路小花细草，精精神神，走过去，不用担心路断，有小径接上，是那种小巧秀美适合走玩的田园风景。人走在红岩岭上，脚不显沉，心不怎么悬着，倒觉得心旷神怡，山野峡谷，人家风情，悉收眼底。

已是深秋，这里的山地却不见枯瘦，也不见西风瘦马，老树昏鸦，到处透着秀润，透着平和，透着富庶。这样的地方，物产丰富自不待言，风情浓郁自不必说。红岩岭上生长着苍翠的松杉，俊俊朗朗，挺拔挺拔，透着一派远古的诗意。那一坡坡的山竹林，更是被以前的秋雨洗得满眼碧绿，放眼望去，山野仿佛淡墨飞散，涵成一片氤氲的墨韵。沿途迎着岭上的绿意，旋折回环中，目光又常被耸峭的岩峰弹回。想想山那边，又该是怎样一番迷人的风景呢？

出峡谷，竟是一条蜿蜒东去的河流，逐水而居的澧水，似乎故意留下这一段风流与梦。河湾里有一尊石塔，名曰月光岩，夜里一片月光，着一袭白纱的仙子，迎月而舞。有公母渡，想是一条月牙似的小舟，载着伊人，驶向对岸的柳林，树叶婆娑，一舟幽梦。

再次见到红岩岭的时候，这里已经是户外休闲公园，迎面那一堵悬崖峭壁成了攀岩所在，很多人被 绑架，挂上了保险绳，然后尝试着各种 危险。远远看去像一只只猿人，只不过穿了衣服。哦哦，崖畔猿声啼不住，毕竟仍然在人间。

## 雪落天门山

□李文丽

天门山的雪，落在山川之间，峰岭之巅，也落在每一个人的心里。这几天，天门山下了雪，我们又起了去天门山看雪的心思。

城市的背后，天门山高高耸立，悬崖峭壁如同刀砍斧削般，气势恢宏。远远望去，山色青黛，群峰之间若隐若现染上了片片莹白，添了几分秀美。山下没有积雪，我们从城市中央出发，坐着缆车上山，随着山势的走高，雪越来越厚。山中草木色彩斑斓，冰雪覆盖出或浓或淡的痕迹，绚烂与素白相互映衬，呈现雪天独有的旖旎。缆车下，九曲十八弯的盘山公路如同一条白色带子，蜿蜒起伏，一座座峰岭积雪深深浅浅，俏丽灵动。

山上是一片银装素裹的世界，积雪蓬松丰盈，压得草木倾覆，成了一件件冰冻的雕塑。走过一棵树白雪掩映的临崖栈道，风很大，落在枝头的雪却没有被吹散，留下了风吹过的痕迹，雕刻出一道道纹理，那些纹理

朝着同一个方向，有一种旌旗猎猎的铿锵之美。雪意深深处，风声呼啸，雪裹着风的足迹，仿佛要随风而散，却又依着草木、石壁、栏杆，凝结成千姿百态的图案。

山下，河流波光潋滟，原野辽阔壮美，在白雪的映衬下，每一道山影轮廓分明，远远近近的山色各不相同，黛青的，墨绿的，浅灰的，白雪或绘阴影或描线条，千山万岭在明明暗暗中显得气势磅礴。更远处，屋顶积雪的城市一片白。远山近水，城市乡村，浓妆淡抹处，都是宜人的风景。走在临崖的栈道上，胸中有丘壑，眼里存河山的旷达心境悠然而生。

天门山的雪，有着气吞山河的壮美意境，也有着婉约绮媚的柔美风情。登上玉壶峰，举目遥望，对面的云梦仙顶，千树万树梨花开，展开了一幅繁花似锦的画卷。山顶古色古香的亭子，山间依着山势而建的栈

道和吊桥，都是画卷中生动的一笔。白雪与春花，原来是这样的相似，一样的繁盛而葱茏。苍苍茫茫的山原之上，云梦仙顶一片白茫茫，树树白雪错落有致，依着草木盈盈欲飞，跳一场冬之舞，为春归拉开了序曲。云梦仙顶四周，蓬蓬落雪倚着草木垂悬在崖边，冷峭的崖壁衬托出山巅玉树银花的灵秀。

山的另一边，雪中的天门山寺多了一份静谧，簌簌白雪落在飞檐翘角，掩去了青瓦的颜色，却衬得红墙更厚重。这里，不少人许下心愿，寄托念想。寺中听雪，听凡世的禅音袅袅，每一朵雪花，每一片冰凌，都是禅意；每一场遇见，每一场别离，都是落在心上的雪。在寺前回望雪中的山山岭岭，雾色缭绕，云海翻腾，天地的浩大都隐在雪色里。

雪落天门上，惊艳了张家界的冬天。

平凡人生

## 卖报纸的小男孩

□原著：阿加莎 耶达[美国] 编译：李克红

我年轻时曾在波士顿工作。有一次，我犯了一个很简单但却很严重的错误，我在和一个客户签订合约的时候多写了一个零，这意味着他们可以从我们公司提走10倍的货物。

幸好，那家公司的老板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，他发现了这个问题后让我去到他的办公室，他当着我的面撕毁了这张合同，并且和我重新签订了一份采购合约。我非常高兴，就拿着这张新签的合约去找我的老板布兰登先生，让他把原先的那份合约找出来撕掉，因为它已经做废了。

布兰登先生找到了那份合约后看了看，他为我犯的过错感到非常生气，要对我做出处罚，扣除我100美元的奖金。我对此表示不理解，对方已经主动和我重新签订合约了，既然公司没有遭受损失，为什么要处罚我呢？但是我还来不及说这些话，布兰登先生的电话响了，我只能退出了他的办公室。

第二天，我出差到波士顿西部的一个小镇上。我下火车的时候已经是下午，我必须找到一家旅店先休息一晚。或许是因为天气太冷，街上几乎一个人也没有，我只是看到一个卖晚报的小男孩，蜷缩在他的报摊边。他的双手紧紧地抱在胸口，双腿也紧紧地靠拢着，风吹得他全身都在发抖。

小男孩或许还不到10岁，他应该正在上学或者陪在父母的身边，可是他却坐在街边卖报纸。我很同情他，我走过去问他哪里有旅店，他朝着身后的一条小街说走进去大概50米就有两家旅店。为了对他表示感谢，也为了能帮他早点回家，我掏出了5美元递给他：快回家吧，天太冷了！

这5美元足够买下他报摊上所有的晚报

## 回老家

□张先坤

我的老家，在桑植县龙潭坪镇一个叫榆树湾的山沟里。

那里，山不是很高，沟也不是很深。在湘西，属于没有明显特色的那种，没办法给人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，也不可能依靠发展旅游实现 靠山吃山。如果非要给它找个不是特色的特色出来，那就是山上的 钢骨骨 特别多，放眼望去，目之所及，漫山遍野全是石头窝子。

俗话说，一方山水养一方人。小时候，经常听大人们聊天时说，别看榆树湾这个地方穷山恶水，通信基本靠吼、挖地主要靠手、交通完全靠走，但却是附近几个乡镇张氏家族开枝散叶的发祥地，很多地方姓张的人都是从那里迁徙过去的。曾经，那里依山傍水散落着近三十户民居，生活着一百二十多口村民。只是这些年，一些村民外出打工挣钱后，陆续到县城和集镇因购房或建房搬走了，现在生活在这里的村民只有十多人，这其中就包括我那故土难离的父母。

自参加工作以来，到一个月以前工作岗位调整之前，整整十八年时间里，我除了在乡镇担任过一年多时间的党委委员、副镇长外，其他绝大部分时间都是为县领导从事文字服务工作。因为工作性质的特殊性，临时突发性的加班加点是常态，需要随时保持一种临战待命状态，自己很难掌控自己的时间，从来没有机会来一场 说走就走的旅行，更不具备 世界那么大，我想回老家 的那种超然洒脱。只有稍微长一点的假期，遇上不加班，才方便抽空回老家看看。

特别是刚调来长沙的头几年，每次回去，父母都反复叮嘱：他们身体硬朗得很，莫牵挂他们，要把主要精力用在工作上，不要老想着三天两头回去，回一趟老家光路上来去的车费都要花费六七百块，抵得上卖七八百斤苞谷的收入，太不划算，还不如一年少回去几趟，把节省下来的钱用来还房贷。当时，觉得父母说得很在理，自己才三十多岁，他们也就才五六十岁，年纪都还不算大，经常三四个月才回去一趟，甚至有时候父母生日前后都没有抽空回去。

直到四五年前，有一次回老家后，因为当时自己没买私家车，为了方便第二天早上从集镇赶八点左右的班车进县城回长沙，吃罢晚饭，没等父亲把碗洗完，我们就起身准备步行两个小时去集镇弟弟家住宿。父亲见我们要走，赶紧把碗往灶锅里一放，手都没顾得上擦就执意送我们一程，边走边叮嘱我们路上要注意安全。在即将分别的那一刻，当我扭头准备叫父亲留步时，发现父亲的眼眶突然泛红，眼泪开始在眼眶里打转。我的心随之猛地一颤，忙问：爹，您是不是身体哪里不舒服？父亲连忙把手几摆：没有，没有。您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给我们叮嘱？没有，没有。刚才，是只沙蚊子飞到眼睛里去了。我紧盯着他，父亲强忍泪水，摇了摇头，欲言又止。

与父亲分开后，走在通往集镇的村级道路上，我对同行的老婆说，父亲一直是一个很坚强的人，从来没见过他为啥事流过泪，今天一定是有什么心事想跟我们说，十有八九是年纪大了，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孤独，越希望子孙儿女陪伴在身边，所以一看到我们要离开，心里舍不得，突然有些伤感，忍不住想哭了。原来，我们总认为自己参加工作才十多年，还年轻，功没成、名未就，父母还不算老，还很坚强，还不需要照顾陪伴，总想着努力干工作，等哪一天不干文字材料了，就会有大把的时间常回家看看。现在回过头来看，虽然从事文字工作时间不自由，但也并不是一年四季天天都

了！小男孩对我摇摇头，说他不要我的钱，卖晚报是他的工作，他每天都要卖完报纸才回家。我再次把钱递给他，说：今天不需要了，快回家吧！小男孩还是拒绝要我的钱，我把钱放在他的报摊上，他这才说了声 谢谢，把钱收了起来。

我在旅店里休息了一阵，不断想起布兰登先生要给我的处罚。那个善良的老板，他已经主动和我重新签合约了，可是我的老板布兰登先生，他为什么还要处罚我呢？我越想越觉得生气，决定要用辞职来表达我的抗议。我拿出纸笔写了一封辞职信，打算明天回波士顿就交给布兰登先生。

我在床上躺了一阵后，觉得肚子有些饿，就走出旅店想找一家餐厅吃晚饭。我再次看到了那个卖报纸的小男孩，他还没有回家，依旧像刚才那样坐在冷风里发抖。我问他：你怎么还没有回家去？

小男孩笑笑说：我非常感谢您对我的帮助，可是我冷是因为我没有听我母亲的叮嘱，她告诉我要穿上厚袜子才行，但我没有听她的话，这是我应该要受到的教训，也是我应该要承担的结果，不过我现在只剩下了六份报纸，我很快就会卖完了。

他居然如此懂得承担责任！这使我万分动容。我在吃好晚餐回来的时候，他已经不在了这里了，看来是卖掉所有的晚报回去了。在回到旅店以后，我撕掉了我那封刚刚写的辞职书，我打算好好地接受布兰登先生对我的处罚，然后继续好好工作。

我很感谢这个卖报纸的小男孩，他教会了我不要用别人的善良来折抵自己的责任。

加班，更不是每个周末都有材料写，从事文字工作并不能成为少回老家看望父母的借口，今后要尽可能每隔两个月回老家看望一次父母。老婆对我的这一番分析和自我反省未置可否，算是表示认可和 supports。

后来，在一次回老家与父亲聊天时，父亲不经意间说失了口。说几个月以前，有一次他弯腰去捡地上的一个什么东西，差一点一口气就没接上来，等了好久才缓过气来。说者无意，听者有心。父亲的话，让我恍然明白当初他执意送我们时，分别的那一刻，为什么眼里突然噙满了泪水。父亲的眼泪，让我突然之间发现，原来，坚强的父母正一天天变老，他们也有一个脆弱的心，只是为了不让子女担焦心，用 坚强 把 脆弱 严严实实地包裹隐藏起来了。从那时起，我就在心底更加坚定了每隔两个月回一次老家的决心，并告诉自己，从今以后，每个星期至少要给父母打一个问候电话。

我和父母都是属于那种内敛型的人，虽然心有千般爱，嘴上从不说半分。 我爱你 我想你们了 祝您生日快乐 祝您身体健康 等一些对于城里人来说，张口即来、脱口而出的语言，我怕父母听了会浑身起鸡皮疙瘩，一直羞于说出口。我们之间打电话，每次问候的内容都大同小异、千篇一律，如果是我打给父母，一般都是问一问，吃饭了没有？今天老家是天晴还是下雨？今天忙些啥？最近主要是做啥农活？从父母电话里回答的声音和语气，我基本上就能得出我想要知道的信息。

父母一般不主动跟我打电话，他们开通的是一个月二十元保底消费的套餐，怕浪费电话费。倘若哪一天主动跟我打电话，保准是头天晚上睡觉做了一个不太吉利的梦，比如梦见和谁吵口嘴、梦见不小心把身上哪里碰出了血、梦见吃鱼、梦见公鸡打架之类的等等。说，弟弟、弟媳、侄女都在他们身边，不用担心，就担心我和老婆、孩子身体是否无恙。当得知我们全家都很健康平安后，他们就会问一问，上班了没有？上班忙不忙？吃饭了没有？吃的是什菜？在挂断电话前，还会再三叮嘱，开车时要小心点，开慢点，莫赶急，注意安全。

现在，从我所居住的小区到老家，单边整整五百公里。回一趟老家，需要走环线、上高速、跑国道、穿乡道、进村道，正常情况下，自己开车八个半小时即可达到，如果遇到高速路上堵车，随随便便就是十多个小时。平时周末回去，尽管我和老婆两口子轮流开车，两天时间里打一个来回，跑一千公里路程，感觉还是累得有点够呛。但是，只要一想到能够看望老爸老妈，浑身每一个细胞就会迸发出无限活力，内心总是充满期待。

在我看来，回老家既是一次尽孝之旅，也是对女儿的一次言传身教，更是对自己初心的一次回眸守望。站在老家的山沟里，远离城市的喧嚣，寻觅一丝宁静，可以更好地与内心进行一次对话，告诫自己不论走多远，也不论年纪有多大，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，不能忘记当初全家人 只要能够端上公家的 铁饭碗，不用脸朝黄土背朝天日晒雨淋，每个月旱涝保收有固定工资拿就十分满足了 的奋斗初心，始终保持真诚、厚道、朴实、可靠的农家子弟本色，以平和之心对待名、以知足之心对待利、以进取之心对待事，努力做一个为国尽忠、为职尽责、为家尽孝和知责奋进、知恩图报、知足常乐之人。若干年后，当自己回首往事时，不以碌碌无为而悔恨，不以虚度年华而羞耻，可以很骄傲地对自己和子女说一声：回望过往，不负此生！

古风新韵

### 龚国惊诗词

采莲女  
金鸡啼落西山月，  
双桨摇来海日红。  
纤手弄莲惊白鹭，  
扑腾飞入彩云中。

夜宿田家  
割麦种瓜披月还，  
农忙时节少清闲。  
忽闻夜半倾盆雨，  
速起犁田上北川。

清明忆故友  
重到故园万事哀，  
手栽芳树莫然开。  
夜深忽觉风催梦，  
疑是清辉送影来。

南山桃花节有感  
涉水翻山意恐迟，  
寻芳错过盛开时。  
若逢采摘佳期到，  
喜看桃林果满枝。

作者简介：龚国惊，中共党员，土家族，慈利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干部。系中华诗词学会会员、省作协会员、省诗歌学会会员、湖南诗词协会及湖南楹联协会理事、市诗词楹联协会及市诗歌学会副会长。有散文、诗词、新诗等近三百篇在各级报刊发表。著有新诗集《一个人的茶楼》，合著诗词集《溇澧七弦》。



觅 苗青摄

